

以生命入樂的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Peter Ilyitch Tchaikovsky)，1840年5月7日生於伏亞特卡(Vyatka)地區的礦業小鎮卡斯考－伏特金斯克(Kamsko-Votkinsk)。父親是礦場督察，母親是法國胡格諾教徒(Huguenot)之後，生性神經質。從四歲到八歲，他在法國女家教的教導下學習法文與德文，十歲時進入聖彼得堡的法律學校就讀，在校的九年期間沾染上流行於該校的同性戀風氣。

1854年，母親感染霍亂去世，他受到這突如其來的刺激開始作曲，以寫作音樂來發洩情緒。自從1859年離開學校之後，他一面在司法部工作，一面定期上音樂課，四年後他決定專心進入聖彼得堡音樂院求學，在前後兩年半的時間裡跟隨院長安東·魯賓斯坦(Anton Rubinstein)學習作曲，在1865年獲得音樂院的銀牌獎畢業。

1866年，莫斯科音樂院正式成立，院長是安東·魯賓斯坦的弟弟尼可萊·魯賓斯坦，他聘請柴可夫斯基來校任教。在他的鼓勵下，柴可夫斯基開始動筆寫作第一首大型作品《G小調第一號交響曲，冬之白日夢》(1866/1874)，之後他動筆寫作他的首齣歌劇《沃耶沃達》(The Voyevoda, 1867-68)，此劇於1869年2月首演，演出失敗。此時他愛上一位歌劇女星阿爾托(Desiree Artot)，但是郎有意女無情，不久便不了了之。1868年他結識了巴拉基列夫及「五人組」裡的其他成員。在巴拉基列夫的操控下柴可夫斯基寫下他第一個顯現日後個人化風格的樂曲，一個大型音樂作品《羅密歐與茱麗葉》幻想風序曲(1869/1870)。

隨後則是一連串不太成功的曲子，一直到1874年他才突然又作出一堆至今仍是樂迷人人珍愛的名作：《降B小調第一號琴協奏曲》(1874-75)(見《作品欣賞》)、芭蕾舞劇《天鵝湖》(1875-76)、為大提琴與管弦樂團的《羅可可主題變奏曲》(Variations on a Rococo Theme, 1876)、《F小調第四交響曲》(1877-78)、歌劇《尤金·奧尼根》(Eugene Onegin)(1877-78/1879)、《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1878)，他之所以寫那麼多是因為他的感受增多，他因自己是同性戀而感到苦惱，1877年在古怪無比的狀況下結了婚。

大約就在寫作《羅可可變奏曲》的同時，柴可夫斯基開始跟鐵路大亨的富孀梅克夫人(Nadezha von Meck)通信，二人的友誼維持了十四年，但是從未見過面，這是梅克的條件。或許這是因為梅克夫人覺得對她的亡夫有所虧欠，她的先生是在得知她與秘書有染，女兒並非親生的狀況下心臟病猝發身亡，所以她並不想與柴可夫斯基有過分密切的個人化接觸。他們二人的通信提供了後人機會了解柴可夫斯基的創作觀與思想。

他原本就打算以婚姻來克服同性戀，恰巧在1877年春天當他在寫作《尤金·

奧尼根》時，他接到了安東妮娜·米莉柯娃(Antonina Ivanovna Milyukova)的情書，表達對他的愛慕之意。柴可夫斯基深怕歌劇中女主角寫信給奧尼根卻遭拒絕類似的情節會在現實生活中再現，而且安東妮娜威脅要自殺，在答應與她會面之後不久，就在 1877 年 7 月 18 日以私人婚禮迎娶了她；他七週前才首次見到她。

這婚姻馬上就讓他受不了，半個月後他逃到姊姊家避難，9 月底，音樂院開學時他不得不回到莫斯科，幾天後試圖自殺，接著又匆匆趕到聖彼得堡，醫生吩咐要他休息，由弟弟出面解決離婚的手續，把柴可夫斯基帶去西歐療養。1878 年 9 月當他回到莫斯科時，他立刻辭去音樂院的工作。梅克夫人提供他一筆豐厚的年金，使他不必要依賴教書過活，可以專心從事作曲。

由於個人人生危機已過，感覺變少自然作品也隨之變少，內容也不再像以往那麼的豐富，往後多年間只有少數幾個傑作：《C 大調弦樂小夜曲》(1880)、《義大利隨想曲》(Italian Capriccio)(1880)、《1812 年序曲》(1882)以及 懷念尼可萊·魯賓斯坦而作的《A 小調鋼琴三重奏“紀念一位偉大的藝術家”》(1881-82)。他的下一齣歌劇《馬采巴》(Mazepa)(1881-83/1884 年 2 月 15 日首演於 波修瓦劇院)雖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但是沙皇卻很喜歡它，還頒了個獎章給他，打從此刻起柴可夫斯基的外在聲譽逐日高漲，成為當時俄國首屈一指的代表性作曲家。他的下一個大型作品《曼佛列》交響曲(Manfred Symphony)(1885) 以及新歌劇《女巫》(The Sorceress)，都是花了大力氣創作的，但是不甚了了，柴可夫斯基又陷入創作低潮。一直要到他在 1888 年 5 月至 8 月間寫作的《E 小調第五交響曲》、芭蕾舞劇《睡美人》(1888-89/1890 年 1 月 15 日於馬林斯基劇院首演)及《黑桃皇后》(Queen of Spades)(1890/1890 年 12 月 19 日於馬林斯基劇院首演)回復到他的最高創作水準。

1890 年 10 月 6 日他接到梅克夫人的來信，告知他她在財務上無法繼續支付年金，他們的筆談也必須結束。他覺得梅克夫人似乎只把他們的關係定位在主僱的層次上，一不付錢就結束關係，因而內心受傷，二來其實梅克夫人根本沒有財務危機，只是因為家庭因素而與他斷絕關係，讓不明究理的柴可夫斯基深感痛苦。斷絕與梅克夫人的關係後，柴可夫斯基進入他生命的最後階段，雖然仍偶有一兩部傑作，但是他常自覺江郎才盡，寫曲萬分吃力。在這階段裡，他的外在聲名更上層樓，芭蕾舞劇《胡桃鉗》(The Nutcracker)(1891-92/1892 年 12 月 18 日於馬林斯基劇院首演) 和最後絕命的《B 小調第六號交響曲“悲愴”》(1893) 是其中唯一具份量的曲子。在第六交響曲首演後九日，柴可夫斯基便於 1893 年 11 月 6 日去世。

以往關於他死因的傳統說法是，他因為喝了未煮開的水感染霍亂而去世的。然而實際上似乎是因為某位俄國貴族寫了封信給沙皇，指控柴可夫斯基與他的姪子鬧同性戀。法律學校舊日同窗組了一個委員會處理此事，為了避免事情鬧大，抖出該校同性戀風氣，所以判決柴可夫斯基應自殺了斷，以維護學校的清譽，柴可夫斯基被迫服用砒霜自殺身亡；一代大師就此辭世。